

回家



上被子，突然发现头顶的虫子不见了，就在小虫先前停留的地方，落下来一丝灰尘。

这应该是她住在这个出租房的最后一个晚上了，从明天开始，这个房子就要属于别人。属于另外一户人家的家具、用品、杂物等会一一搬入，她的杂物会一一搬出，别人的气息会在这个房子里入侵、发芽、生根、填满，渐渐地她的气息就会被完全取代了，就好像她从不曾在这里居住过。

她在床上继续躺了10分钟左右，她快速地在头脑里重现自己已生活了十多年的老家的样貌，那些房子的线条，嵌在路面被磨平了的鹅卵石，破损的墙面被烟熏了一样的污迹，回家路上那坑洼不平的台阶，巷口那棵冬青树刺破阴沉的天空聚焦的画面……她小心翼翼地快

速地复原所有的记忆，并打算带着这个庞大的看不見的行囊走出房间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她看不清楚远处的房门。是的，她觉得门在远处，远到她觉得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去是件很困难的事。

下了楼，穿过窄巷，来到上坡路的长墙前面。沿着长墙围墙的土堤道旁有几盏路灯，这附近有很多大厦和公寓，树木大都被砍掉，几乎没什么树丛。路旁有两棵茂盛垂挂的大柳树，那垂挂的浓荫恰巧遮住路灯的光芒，树荫下一片黑暗。深夜的街灯偶尔斜照在她的侧脸上，交汇而过的车灯不断把她的侧脸照亮。林立的房屋阴影将路面印成了黑色，她的身影是忽然被吞入了那片黑暗之中。

她在街角便利店吃了一份牛肉面，窗外走过一群十几岁的高中女生，身上都穿着那种统一的制服，并肩走在一起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漂亮，但这或许是错觉，因为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在一起，自然会产生炫目的效果。她不由得怀念起她的高中时代，她有些羡慕这些高中生，不是因为她们的青春，好像仅仅是羡慕她们都有家可以回。

她似乎感到了什么，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迅速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前。她要去火车站买一张最早回家的车票，这种欲望如此强烈，如此不可遏制，以致她忘了那个老家已经不存在了。

出了便利店，随手买了一个蓝色打火机，上面印有黄色的“十足”两个字，还有红色的小写的“24”小时什么的，这种打火机在她小的时候就是一块钱一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过才涨到两块，唉，人要是长得那么慢就好了。那个时候她的家里有很多一次性廉价打火机，抽屉里堆了总有几十个，大多都是爷爷捡回来的，旧的，坏的，只剩一半汽油的打火机，被他组装了一下，又可以用了。也许爷爷从来没有买过一只新的打火机，对于那时的爷爷来说，多花一块钱也会觉得是种浪费吧，她试着想象已经退休20多年的爷爷，坐在小桌前，就着小台灯修打火机，那一刻，他一定是充实的。后来她想那充实的时候是有限的，他不能天天修打火机或别的什么，修完之后呢，那才是漫长的时日。是的，旅游，泡吧泡咖啡馆，听音乐，等等，能排遣一下，但爷爷是老派人，他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家看电视，后来眼睛不行了，就戴眼镜看，此外他还听越剧，但听来听去就是那几出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枯坐在自己那小小的房间里，房间里好像永远安静。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她很害怕那种安静，恨不得逃离得越远越好。现在，她已经开始理解爷爷，理解那种安静，可是爷爷却永远不在了。

她想起了很多往事。她记得从前家里的地址是

祁媛

东风巷38号，那是个矮小的平房，每次下雨屋还会漏雨，父亲就拿几只红色的塑料桶接雨，那雨水打在桶里的声音，叮叮咚咚的，像美妙的音符，她甚至因此喜欢上了下雨。还有家里的那道绿门，木质的小门，绿漆早已斑驳脱落，又染上了其他的颜色，远远看去竟像一幅抽象的油画，父亲每次进那道绿门都要弯下腰来，而那时的她却来去自如，那道门有多高呢，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吧。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，怎么还会有那么小的门呢。那条弯曲的回家的路，印象中总是黑暗的，每次夜晚回家，父亲总要牵着她的手穿过那些弯曲的台阶和小巷，并且在黑暗中给她讲童话故事，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，还有灰姑娘的故事，她都是在那条像隧道一样曲折的巷道里听到的。那条黑暗的夜路在她的心里也变成了一条美丽的魔法之路。那条路上有一个地方还有小小的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有一口井，每次路过她都特意离那井口远一点，总担心不小心会掉下去。不过她心里有时也好奇，井里面是否有另一个世界？

树木伸长无数枯枝直指向天空，天际的树枝正微微颤动，仿佛在诉说北风又要吹起了。一群鸟儿低空飞过，几乎触手可及。她往公园走去，耳垂因为冰冷的空气逐渐变冷，就这样走了约一个小时，这个公园不像表面的字义给人的联想，其实很辽阔。昨天刚下过雪，池塘周围立着很多三脚架，有一群人正试图将这冬日景象保存在镜头里。她坐在公园的一个三角长椅上，耗了将近半小时，时间并不漫长，只是肩膀僵硬得厉害，就像被丢进了压力锅盖上盖子一样，周遭偶尔会走过成双成对的情侣。从旁边传来了烧焦的气味，有人在那边焚烧垃圾。再过一些时间，这个地方将成为流浪汉、醉鬼的睡床。

她有多少年没有回过老家了，这么多年，她的生活就是不停地从一个出租房再搬到另一个出租房，惟一有变化的就是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，她变得像她的爷爷一样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，像一个重度的囤积癖患者，仿佛每样东西都有时间的记忆，都有过去。

她似乎感到了什么，也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迅速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前。她要去火车站买一张最早回家的车票，这种欲望如此强烈，如此不可遏制，以致她忘了那个老家已经不存在了。

主题词写作——
家

绿天堂

拿起刀切开它，就会跳出一个活脱脱的夏天。它露着黑色的牙齿，淌出鲜红的汁液。它们是田埂上刚摘的西瓜。它们都是我的亲人。它们肚皮上布满的地图和绿色的星空：是我梦中的房子，是我种的竹叶菜，鸡冠花，含羞草……是我养的石头，飞鸟，雪一样的绵羊……是莘庄南面的稻田，红麻林，白菜地……和北面的果园。它们在树林里，如同一颗颗隐匿的星球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在这些星球上，还居住着许多起飞的天鹅和行走的骆驼。它们和我之间现在只隔一座铁桥，一条长江，以及绵延的群山，风和水气。

光的旁边

白杨树叶，今天落完的。石头在山坡上，深秋所剩无几。现在，唯独风和树叶在大地上，互相聚拢。鲜花，从枝头上飞去；大地一年的收获，已经完成。我似乎还不了解爱情；秋水啊，我身上的秋水透明。

祖父去世那年，我刚满4岁。

傍晚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两张陌生的脸。王叔说，那男的是我爸爸，那女的是我妈妈。我气呼呼地说，那男的是你爸爸，那女的是你妈妈！王叔一愣，继而揪住我的耳朵，准备拧时，忽想到这是我祖父的葬礼，蓄满力量的手又松了下来，骂道，没大没小的免老子！我朝王叔伸出舌头，做了一个鬼脸，然后向祖父的灵堂跑去，他没有追。

我跪在祖父的灵棺前，盯着上面用金色油漆绘制的龙和凤，心想，自己要是能拥有一条龙和一只凤该多好呀。但那些实物我从未见过，也不知道去那里找寻，想着想着，便叹了口气。

跑累了，我踩着凳子，伏在棺材边，看祖父躺在里面，穿着臃肿而干净的新衣，嘴唇微启。祖父从不睡懒觉，但这次他已经在里面睡了整整两天。我试着唤他醒来，刚一张嘴，就被身旁的婶婶给劝阻了下来。她把我从凳子上抱下来，摁着我的头，我感到双腿一阵虚软，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。

“你祖父死了，你咋不哭哩？”婶婶说完这句话，又去忙别的事了。这时，院子里突然传来裂帛般的哭声，震得众人纷纷侧目，看清来人后，一张张嘴里埋怨道，总算回来了！

那两张陌生的脸因悲伤过度而脚步踉跄着走了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边用头轻磕着灵棺，一边哭着诉说这辈子还没来得及让他享什么福。我觉得吵闹，悄悄站起来，企图溜走，却被那女的一把拽住，揽入怀中。她的一只手像钢圈般箍住我的身体，另一只手颤抖着在我脸上摸来摸去。

“叫妈妈，叫妈妈呀。”她满脸泪水，张嘴的瞬间，两片嘴唇把唾液拉成了一张透明的网。

我紧绷着嘴巴，没有喊她妈妈。她脸上的悲伤加剧，继而抱着我号啕痛哭了起来。

有一次，我躺在祖父的臂弯里，问他别人都有爸爸和妈妈，为什么我没有呢？是不是我天生就没有爸爸和妈妈？祖父说，你有爸爸，也有妈妈，只不过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已经好几年没有回来了。我接着问祖父，那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两个忘了？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太远，忘记了回家的路？祖父苦笑两声，沉默半晌，然后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，他们没有迷路，他们会回来的，早晚会回来的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常常想念爸爸和妈妈，整天闷闷不乐。有一次，我在外面玩累了回家后，祖父一脸神秘，让我进屋。继而，他从衣柜里拿出几包零食和一个塑料玩具。告诉我，这是我爸爸妈妈寄给我的。我收到礼物后，欣喜若狂，拿着它跑遍了整个村庄，见人就会举起手中的玩具，或兜里的零食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我爸妈寄给我的。

后来祖父收到了一个手机，他说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寄给他的。那个手机小小的，被祖父拿在手中反复观摩。他告诉我，等明天去县城办一张手机卡，我就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电话，听到爸爸和妈妈的声音。想到明天就能听到自己爸爸妈妈的声音了，我很兴奋，在祖父的鼾声中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抽出压在枕头下的手机，躲进被窝里。我胡乱按了几个数字，假装那就是爸妈的号码，然后学着电视里的样子，把手机贴近耳朵。我先是对着电话“喂”了一声，紧跟着问“你们什么时候回来”，这句话刚一出口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滚落了下来。我还想说很多很多的话，但感到嗓子被什么东西堵得严严实实，一句也说不出，只剩下眼泪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悄悄地流着。

第二天，祖父骑自行车带着我，去县城办了一张手机卡。在营业厅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被折叠得很规整的纸片，摊开来，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祖父的声音洪亮，他从地里的庄稼谈到房屋漏水，又从房屋漏水谈到明年我上幼儿园的相关事宜。聊着聊着，他突然声音洪亮地说，我让小五给你通话。说罢，祖父把手机推到了我手中，我怯生生地接过来，贴近耳朵，心脏跳得厉害，不敢说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突兀，陌生。我赶紧把手机撂在地上，像扔掉一块烫手的铁。

我知道，那不是我想象中妈妈的声音。而妈妈的声音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，我又说不清楚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妈妈的声音。祖父说，妈妈在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，就和爸爸一起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去了。

有了电话后的那段时间，我爸爸和妈妈频繁往家里打电话，但都是祖父接的，有时候，他一脸尴尬，把手机递给我，近乎哀求地说，你爸爸和妈妈的电话，你接一下吧。我摇着脑袋，往角落里缩。每一次挂电话的时候，我都能听到从电话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有时候是爸爸叹的，有时候是妈妈叹的。

祖父不止一次问我为什么不接他们电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祖父解释，索性便低着头，一句话不说。我常常坐在村头的石桥边，看着流水叮咚而去，想念我身在远方的爸爸妈妈。有时候，我会对着吹动树叶的风喊妈妈，对着飞过头顶的鸟喊爸爸，对着流动的云喊妈妈，对着游来的鱼喊爸爸……但是，我始终无法把电话里那个突兀而陌生的声音，想象成我的爸爸或妈妈。

那天深夜，祖父毫无征兆在睡梦中走了。临走的前一天他还告诉我，第二天带我去县城买凉粉。但那天夜里，他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夜里狂风大作，雨水仿佛瓢泼一般，那扇窗户被风吹开，雨滴飞进来，窗户哐当作响。我醒来后推了推祖父，他没有醒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他再也不会醒来了。

婶婶一脸愕然，告诉我，祖父死了，我说哦，继而骑着一根被风折断的树枝，在院子里跑马。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站在豫东平原的土地上，看着祖父的灵柩被放进墓穴，黄土一点点吃掉他，直到平整的土地上，鼓起一个坟包，纸灰腾起，像漫天翻飞着无数只黑色的蝴蝶。

我不知道，那无数只黑色的蝴蝶，竟然意味着祖父永恒的死。后来在睡梦中或某个走神的时刻，我眼前的黑蝴蝶铺天盖地，密密麻麻，像祖父在我耳边低语。

祖父的葬礼结束后，我被那两张陌生的脸带离了故乡。那天我大哭大叫着不愿走，嘴里一会儿喊祖父，一会儿喊婶婶。听到我尖锐而充满恐惧的哭声后，婶婶走了出来，她抱着我说，去吧小五，别害怕，那是你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依旧哭喊着，说要找祖父。这时候，那个陌生的女人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她说，小五，你是不是想找你祖父，我含着泪点了点头。她说，你别哭，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祖父。

多年来，我跟着他们四处辗转，不停搬家。每一次，妈妈都很开心，她告诉我，我们要住大房子了，那是一个比这里漂亮一百倍的家。但于我而言，那不过是一个暂居之地，我知道，自从祖父去世后，真正的家早已荡然无存。无论我是否愿意，都不得不接受某种悲哀的事实，那就是多年来，我循着祖父的气息，却离他越来越远。

我循着祖父的气息
智啊威

诗二首

李浩



绿天堂

拿起刀切开它，就会跳出一个活脱脱的夏天。它露着黑色的牙齿，淌出鲜红的汁液。它们是田埂上刚摘的西瓜。它们都是我的亲人。它们肚皮上布满的地图和绿色的星空：是我梦中的房子，是我种的竹叶菜，鸡冠花，含羞草……是我养的石头，飞鸟，雪一样的绵羊……是莘庄南面的稻田，红麻林，白菜地……和北面的果园。它们在树林里，如同一颗颗隐匿的星球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在这些星球上，还居住着许多起飞的天鹅和行走的骆驼。它们和我之间现在只隔一座铁桥，一条长江，以及绵延的群山，风和水气。

光的旁边

白杨树叶，今天落完的。石头在山坡上，深秋所剩无几。现在，唯独风和树叶在大地上，互相聚拢。鲜花，从枝头上飞去；大地一年的收获，已经完成。我似乎还不了解爱情；秋水啊，我身上的秋水透明。